

禮部 郊禘先代祀典廟統 拾六

45
1365
17



門 15
荒 1365
卷 17

五藤藏書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六

問禮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
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
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
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
敬然後以其所往敬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

禮曹郊禘

昭和十七年
二月七日
藤本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古之時燔黍擘豚汙樽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
致敬於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
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
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
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
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
鬼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
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郊祀議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于經而諸
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
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
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
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圜丘謂
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
非也兆于南以就陽位于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
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

禮唐

也是謂泰壇。兆于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方之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于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日威靈仰赤熛怒。白招拒。含樞紐。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矣。于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以為禋

非
礙之而

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毡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

古今論語卷之六 禮曹
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魏相之奏亦嘗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間言五帝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

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有社則必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而定天位。社于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竝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

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康衡而乃有南比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

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于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于一陽之初。復啓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于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為禮經

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非似之而

此以五帝為五人。帝而陳祥道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人帝之前。豈無司四時者。按此則五帝自是。天帝易所謂帝出乎震之帝是也。但合上帝與五帝為六天。陳祥道又深辨之。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說似最好。愚竊以岳瀆象公侯五帝。

非諸侯比也。五帝于天。既是天五行之帝。則五帝。其實一天也。故惟楊復郊祭考以五帝總是一天。其說無疑。

論郊祭

楊復

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配○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
 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昊○天○上○帝○皇○
 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而○言○則○隨○方○而○立○名○如○青○
 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
 始○分○為○六○天○之○說○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謬○妄○
 不○經○之○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併○圜○丘○于○郊○似○矣○
 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則○非○也○鄭○則○失○矣○
 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

禮

卷三十六

六

非如鄭氏分天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今本朝惟于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帝五天帝之類。一切皆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覩也。又州以縣書。則

帝亦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限一天也。其後文
干皇天。魏燕土帝之類。以四字言。限昊天土帝皇
大帝。以一字言。則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限
簡於祭

五帝祀議

陳繼儒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以撰名號。以褻天。自秦創西時。有白帝之說。浸淫為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為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有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繇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強為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

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青帝。夏爲赤帝。秋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卽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巽兌離而以帝字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

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考也。

周禮想當如此家語已詳言之

也。天無言而五行為用。如春為青帝。夏為赤帝。秋為白帝。冬為黑帝。中央為黃帝。是也。漢言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天上帝。古或云五帝。即不得與上帝並。念木水火土代天為政者也。可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為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致乎乾。分。周。豈。惑。常。或。此。宋。讀。以。精。言。之。帝。字。冠。之。則。五。行。于。周。豈。之。義。而。昔。乎。讀。山。未。之。也。為。上。帝。此。或。出。

議天地郊祀疏

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于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狸沉。鬻辜之禮。以孝人鬼。則有獻裸。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至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

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澤○禮○地○則○天○
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
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
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
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
以○今○觀○之○蓋○詩○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
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
設○壇○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皆○言○
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

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端○則○以○四○圭○祀○天○兩○珪○祀○地○
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于○冬○至○以○陽○氣○來○復○于○
上○天○之○始○祭○地○于○夏○至○以○陰○潛○萌○于○下○地○之○始○時○不○
同○也○用○圜○鍾○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氣○用○函○鍾○
于○未○之○地○取○其○坤○居○于○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
言○五○帝○且○兆○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况○
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
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
定○秦○去○古○未○遠○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

古今議論卷之三十六
方丘而于澤中。漢之祭天于甘泉。祭地于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竝祖。故不得不以地竝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

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于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以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黷。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祭。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于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

古今論語卷三十六
太祖之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太祀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為可尊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而已矣

天地分合之祀歷代更徙愚竊以地終不得與天敵母終不得與父敵婦終不得與夫敵弟終不得與兄敵今如人家有慶賀父祖父大禮筵席則必合子姓戚屬巍然使父與祖父獨尊未有以母祖母並席同尊者至若兄為天子而弟為藩王敵體

之人又何如隔絕也自莽賊媚后合祭而後世垂簾稱制之禍遂自此始故余斷從分祭之議以表千古天玄地黃之別

按斑史稱漢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歷唐宋分合無常洪惟太祖受命始定為分祀越十一年改定合祀嘉靖中分祀萬曆初年議復合何若斯大典紛紛匪定也竊以天子之於天地恩無分於父母而皇天之於后土義若判為君臣臣必不敢同君合享恐不分祀非所以尊天而寧地也郊

王合祭
者何詞

釋曰郊者交也。利用交于天人。國朝季本因議以掃地而祭地與天交而後可名郊。夫不于空中求天而即地爲壇。明天與地交也。勝國之社乃屋明地無不與天交也。一日不交則爲否。何待於祭之日也。是知掃地而祭者。卽陰以求陽。非可執以爲合祭也。以交訓郊。天人之釋亦非。是孔子曰于郊。故稱郊焉。本議又引百神受職。謂百神皆合祭。豈有地不在其中。愚謂受職云者。美天子事天明。能格天神臨貺如。天子行郊而百官扈從也。必

欲伸其說。至謂百神俱得合祭於類帝。其褻天也甚矣。施有翼

以掃地而祭地與天交而後可名郊夫不于空中
 求天而即地為壇明天與地交也勝國之社乃屋
 明地無不與天交也一日不交則為否何待於祭
 之日也是知掃地而祭者即陰以求陽非可執以
 為合祭也以交訓郊天人之釋亦非是孔子曰于
 郊故稱郊焉本議又引百神受職謂百神皆合祭
 其矣不在其中愚謂受職云者美天子事天明
 燔申其端至謂百神皆合祭燔燄帝其燔天也

請親詣郊祀疏

翁正春

國之大事在祀而祀無大於祭天者誠以人君父天
 而為之子威命靈爽皆天所授故禮曰郊之祭也迎
 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然非人君親詣南郊
 精爽不二則神不蠲而嘉生不降目今仲冬將屆正
 皇上肅精禋禮躬迓神庥之時而臣又適荷 聖恩
 謬署部事則吉蠲以俟冕藻之臨固臣職矣臣敢默
 默而處此臣思我 皇上即位之初郊祀必親祈
 禱必步當時於祀典抑何隆重夫何靜攝以來一切

古今詩話卷三十六
祀典俱令恭代臣昨見視牲一疏已遣公張維賢代
攝臣知當祀之日皇上諒亦遣官以代也因是恭
代之官祭或跛踣以臨甚且推托不與執鬯者既希
穆穆之容奉璋者亦鮮峨峨之度燔柴虛設鐘簋徒
懸如此景象尚可不動色相戒哉願皇上勿視祭為
無益而以代攝為無傷也太祖高皇帝將祀南
郊飭百官曰天雖高所鑒在邇神雖幽所臨則顯執
事之人各宜慎之列聖相承率繇斯軌故仁宗勅
有司不以贓罰補犧牲價懼瀆祀典何其純也宣

宗旦至南郊祭品必一一躬閱何其恪也英宗大
祀期至足疾未瘳令人扶掖行禮何其勤也至我
世宗肅皇帝則於郊祀大典尤加凜凜焉夫以
祖宗必祀其誠敬家法如此而以皇上初年嗣服
其尊崇祀典又如此奈何迄今仍遣代以為常平伏
願皇上奮法祖之精神繩當年之懿美及此長至
之日親詣南郊對越蒼昊嗣是而脩禮地祇肅雝
清廟以洽神人以和上下將見用人行政之間無不
得其理者如是而上帝有不居歆禋祥有不駢集

者臣未之聞也。而臣亦不敢言。其

公立朝遇凡典禮。抗顏爭執。如此類甚多。不能具

錄錄其大者。○

○

○

○

○

○

○

議夏郊祭之病無錄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

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

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

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

天刑刑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

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

於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

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

天其弗亨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良矣。何必郊。天豈我之鯀。鯀非也。夫鯀之鯀。非也。天鯀雖績用弗成。然不為無勞于水。禹貢既修太原。蔡註以修為因。鯀之功而修是也。蘇頌濱夏論鯀。從事於水九年。非瞽瞍之比。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子孫。顧可以廢之乎。此夏后氏所以謂鯀而宗禹也。按諸說郊之太過。廢之太屈。廟祭之議無疑。

魯郊

胡安國

胡傳曰。魯諸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

按此傳發在哀公元年卜郊在他公引程傳兼非伯禽不宜受此獨歸咎成王過賜正本之意也。過賜事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為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雜取史記呂

氏春秋言以為魯之有郊惠公請之恐不足以掩禮記諸書也至杜佑楊慎皆祖其說牽合證據甚無理義宜受此斷疑答如王嚴限五本文意也嚴

辨此辨發亦京公云亦不較亦此公其踐於兼非

於天不而始尊魯對殿以重祭對較瀛大零然順何

附對曰魯諸對何以辨較如王嚴念風公亦大禮

明堂議

王烈炎

郊以祀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于朝覲耕籍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

周公達于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也詩之國風始于關雎小雅始于鹿鳴大雅始于文王頌始于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于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于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于群后無不以文王為言則王業成于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于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蒸嘗于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于其禱也

按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記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魏徵曰明堂下室為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王者不當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備漢武之圖云云顏師古陳貞節馮宗王宗仁等亦皆有議惜其詞蕪意諛故弗具錄

按孔子所觀之明堂王畿內之明堂也孟子所言

勿毀之明堂泰山下巡狩所居之明堂也。明堂異處。其規制于天地則一也。効法天地必効法帝王。故其中復有堯舜之狀。周公抱成王之圖。而孔子徘徊稱善焉。至于文王治岐之對明告以効法之事矣。施有翼。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謹按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于兩儀。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秦邕立議。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

作蔡

學取其園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古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郊揔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主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議按春秋

文公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凡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竝是古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先儒謂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一入也每

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按此則天子月月告朔矣。愚以天子每年十七入巡狩則十八入閏月則十九入閏仁諳議每月告朔諸侯禮也。以天子而行諸侯禮非所以令天下也。此議無理之極。張齊賢曰先王以孝治天下。豈有使諸侯尊祖告朔而自不告朔之理。穀梁之說左氏已非之矣。

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克亞獻議。蔣欽緒

周禮凡言祭祀亨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爲能亨帝。此卽祭天帝亦言亨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卽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亨。未得爲定明矣。又按

古今諸論卷三十六
七三
爵人臧云大祭祀與量入受舉犖之卒爵按尸與犖
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
臧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據天無裸亦無瑤爵此
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卽爲祭
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大宗伯臧云凡大祭祀王
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欽明惟執此文以爲王
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祭宗廟之
禮非祭天地之事若云王后合助祭天地不應重起
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

後凡以別志義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
后薦玉豆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預則贊宗伯
按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外
宗內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
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
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
佐若天地攝后薦豆祭天又命何人贊佐並請明徵
禮文卽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欽明建議只及引
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

古今諸論卷三十六
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典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祖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祀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欽緒等幸奉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

按褚元亮議曰。遍覽禮經無此儀制。蓋繇祭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惟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謫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愚謂郊外事也。廟內事也。考皇后無助郊之禮。則知天地無合祭之義。

梁周陳隋等歷代典籍與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
 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王后所祭之事又高祖神
 堯無合祭志義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所祭處
 高祖率也禮內事也志皇武無祀故志甄限賦天賦
 又謝彌禱命艱輒陪祭不繇志典事也禱輒愚陪
 祭此合祭王武賢厚也事此限西冀末亦能百獸
 隨皇帝雖其斷皇武不合所也卦波跡志限計天
 決不以此酒卦律故跡為主不以無輒跡天武卦

古今議論彙卷三十七

林德謀采公纂輯
 剛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長孫無忌 許敬宗 同議

謹按禮記祭法云聖人之祭祀也法施于人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勲烈
 于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
 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義在報功爰及隋



代並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于。後。自。唐。已。上。亦。在。祀。例。今。新。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姆。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鄴。以。大。公。配。祭。周。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又。接。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以。孔。子。爲。先。聖。

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于大學並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丘明並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秋。釋奠于其先師。鄭玄註云。官所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于先師。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先聖則非周卽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並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爲

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正夫子爲先聖加衆
儒爲先師今新令不詳輒事刊改切以成王幼年周
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周公爲
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卽周公鴻
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于六經闡儒風于千代故
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來奕葉封侯崇
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貶乎先師且又丘
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文令從

詔于義爲穩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謹議

王元美先生云嘉靖初革元氏大成至聖文宣王
之稱是矣第稱孔子不曰先聖而曰先師亦非是
蓋古者聖重于師更當別議愚竊以師所以別于
王侯之號使夫子爲可受且夫子實萬世之師稱
師自是最穩若曰聖重于師則廟號如木主稱至
聖先師斯兩盡之矣

之方第一莫急之務尤在于嚴內夏外夷之辨以明萬世之綱以正百代之典禮如胡元之鬼不可祀于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過其人。非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于今上下數千年歷千百人而所取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文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宗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于中國非謂

強其本國也。所謂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廁于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鐵木真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中國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且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敦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而變夏于夷若以為功是

古今言言卷三十一 五
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國○也○若○以○爲○統○是○得○統○
于○夷○狄○而○非○得○統○于○帝○王○也○我○太祖○膺○圖○撫○運○起○
而○驅○之○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
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
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爲○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
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
非○中○國○之○所○當○祀○矣○臣○嘗○捧○讀○我○太祖○諭○中○原○之○
檄○首○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
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猗歟大哉我 聖祖森嚴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
使 聖祖與于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首驅逐
之○矣○夷○狄○生○旣○不○可○以○居○天○下○而○治○天○下○死○豈○可○以○
廟○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廟○者○
非 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絕之而不可緩者也
胡元爲中國不可有之祀此疏爲中國不可無之
文。

于夷狄而非得統于帝王也。我太祖膺圖撫運起
 而文之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
 臨財取為中國不可成之脈也。雖出國不可無之
 非本聖脈之本心也。最限當熙熙之通運而發其
 瀛中國而亭帝脈若引國成脈必燃若帝五廟者
 夫矣。夷狄之禮不可以法天子而欲天子豈可以
 變自聖脈與于必燃之制。必燃必燃必首聖脈
 就澳大始來。聖脈森然。請稟收燃。深難。慎言也。

孔子廟堂議

宋 濂 山 濂 山 濂 山

古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
 不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
 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
 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
 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
 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
 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
 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

古今論衡卷三十七
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
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
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
先師南面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
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
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
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
結茅爲菴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
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北席皆

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
肖像焉。則夫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
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盖求神
于陰陽也。今用熏蕙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
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
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
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師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

設之。庶幾弗悖禮義。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干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較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

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哉。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

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泊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按嘉靖九年。正孔子祀典。主于張永嘉。以先師易王號。誠獨見也。他如去像設主。別祀罷享。皆述此議。夫賈有策行于主。父宋有議行于永嘉。固有數哉。

議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有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擇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願歆。將

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爲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又不拘儒者之說。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

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只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淫妄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下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家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畫策以濟其惡。若好

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洛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瘦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

易以上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熹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狂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

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多。臣愚乞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盖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

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
 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子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
 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
 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
 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
 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党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
 封文登侯在東廡申党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
 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孟
 賡而孔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

說爾奮
 巨王金
 非言題
 罷顏何
 不足八
 顏之數
 考核甚
 精

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疏俱不載諸弟子之
 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党者
 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枨申党位號宜存其一。公
 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
 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
 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
 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
 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
 揚雄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

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者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心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晉魏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辨大約以為少著述不

韓亦無詞

少著述說最陋

古今諸論卷三十一
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說程子看
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
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
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
有過瑗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與張邵並居于尊賢
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缺
典甚矣况宋儒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
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
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

有德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
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
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
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
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
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
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
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
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

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
 諸○賢○于○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
 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曾○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
 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
 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
 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黜○泗○水○侯○孔○鯉○邾○國○公
 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
 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子○之○統○始○續
 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

不易研

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椽○屬○之○中○荐○以○自○代○而
 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
 松○臨○沒○之○時○以○朱○子○托○其○友○藉○溪○胡○氏○而○得○程○氏○之
 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
 和○議○奉○祠○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
 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
 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元○世○祖○不○容○祀○于○中○國○許○衡○不○妨○祀○之○學○官○正○統
 道○統○所○在○聖○賢○毫○不○着○一○點○私○心

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

請封孔子為殷後書

梅福

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

孔德
機功

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履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罔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人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徠廟從祀

張鼎思

孔廟從祀。歷代詳議。至我朝列聖稱無憾矣。孔廟而下。若徠廟人。無議者。然從祀大典。似亦不可以其亞聖而略之。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北宮黶。徠施舍。不過勇士之流。皆儼然受俎豆之榮。至其配享。獨崇樂正子。夫樂正子豈不誠賢。然未聞有所發明。若知言養氣等議論。俱自公孫丑發之。伊尹。柳下惠。孔子等聖品。俱自萬章發之。如二子者。豈多讓於樂正子耶。

禮曹

古今議論卷三十八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廟制

陳 偕

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註天子七廟親
 盡則遷惟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可以觀德卽此
 求之有德不祧之主當必有廟棲之如周文武世室
 者可見後王九廟之制有自來矣禮記王制曰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古今言說卷二十八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竊按王者既立七世之廟矣。自三昭三穆之數已盈。而有升祔之主當入。故議祧焉。有功德之主當崇。故議世室焉。祧者遷藏之謂。世室不毀之稱。如周其王之時。稷為始祖。武康穆為三昭。文成昭為三穆。猶七廟也。至懿王則其王升祔。而文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而八廟始增。至孝王則懿王升祔。而武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而九廟始備。蓋

七廟者。天子宗廟之常數。親盡則祧者。禮也。世室在七廟之外。正以待有功德當祧而不可祧者。初不限其數也。漢唐而下。有未及祧廟。未正世室而備九廟十一室者。皆未深考于禮矣。夏商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周祭則春日祠。祭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周祭則春日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與夏商同也。至于禘祫大小先後之說。時饗大小特合之義。嘗考周禮。大宗伯職。掌而。知其槩矣。曰。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

先王此後王禘禘時祭之所從來也。禘禘者何？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矣，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享之，曰禘。禘王者之大祭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于太祖之廟，曰禘。禘以昭穆合食于太祖，禘以審諦其尊卑，蓋皆祭之大者，而亦各有義矣。故禘儀盛物莫備于禘，禘而報本追遠亦莫深于禘。禘有其舉之不可苟也。天道小備于一閏，則三年一禘。天道大備于再閏，則五年一禘。禘以四月，時維生長，乃祭其所自生。禘以五月，時維成熟，乃原其所繇本。漢唐

而下或禘祭僅能再舉，則疏而怠。或禘禘并乎正歲，則數而瀆。又有禘不及禘，禘非其祖者，雖謂之不禘，不禘可也。時祭有特享有合食之殊者，何也？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餐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牲。至祭日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自初禘以至終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奏。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

古今詩話卷三十一
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釋則彌月之間亦莫竟其事矣。故天子之禮春則犴享夏秋冬則合享固各有攸當也。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蒸蒸則不禘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蕝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常祭但遇時物則薦然亦不過四時各舉而已。

禘祫議

韓愈

伏蒙勅旨宣令百寮議禘祫禮臣韓愈竊以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之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于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禘祫之神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云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

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廟雖百代不毀。裕則陳于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于毀廟而不禘裕乎。三曰獻懿廟主各宜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師。列于太廟也。五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且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于興聖廟。而不禘裕。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云太祖其屬。乃獻懿之

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臣又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之。其祭乃益稀。昔者魯止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之。今所議與此正同。故凡此五說。皆不可者。臣觀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居東饗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純一時之宜。非傳

于後代之法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饗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禘祫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始祖配天議

馬端臨

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乃商之舊。列于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于民者。祀之後之有天下者。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于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

遠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是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按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惟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祥繇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

議郊祀二祖並配疏

夏言

祖宗並配之非與天地合祀之失一也日者禮官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園丘方丘俱當以二聖並配于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按禮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春

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矣。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立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園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敞論

水災。因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院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郊之不可以瀆。故三代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

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彌天之醜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連袞並席尊卑不協于序。幽明不合于理。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太祖之心乎。皇上之心乎。先儒陳氏曰。古者祭

天子園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甚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繇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祀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奉我太祖于園丘。則周之后稷配祭于

郊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所以尊太宗也。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

皇后配廟議

陳貞節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于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

按宋四后。祫享歐陽永叔議曰。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乃有並祔之文。又有別廟之祭焉。篇

中大意謂合而絕席而坐。不如分而各伸所尊也。然在景德初年懿德明德二后兩祔。議者曰先後有殊。尊親則一。雜以臣下閨門擬議事甚煩瑣。弗具錄。

歐公論建郭后影殿有云。前世帝王別為宗廟。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又曰。小人不識事體。苟有興作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乞示寢罷。以全典禮。可為盡言。

皇武廟廟制

刺貞前

昭穆更互議

通考

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為昭。在左。皆南而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為太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其後穆王八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

穆是也。說者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為穆，在右。皆南面北上。更互議當。

其。此。宗。更。互。議。當。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為。穆。在。右。皆。南。面。北。上。

兄弟入廟議

論晉懷惠

賀循

晉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前代之明文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今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錄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

易
字未

古今諸論卷二十八
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錄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權安一位。至尊于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

按循又有議曰。殷人六廟。假有兄弟四人。襲位。便當上毀四廟。否耶。如此則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攷殷起成湯。至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明不數兄弟為正代矣。此段更破的。
施爾奮曰。兄弟繼統。同為一代。若下升一世。上毀二世。決不可矣。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此說誠是。至唐升睿宗為第七室。遂出中宗別廟。未幾有廟壞之變。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以為言。詔宰相召平。

古今諸論卷二十八
禮曹
三

古今詩話卷之二十八
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據經
明辯。博士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然諸
儒以平子孤挺見。迂于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
不決。卒不復中宗于廟。至宋太宗入廟。宜與太祖
同為一代矣。議者以太宗不祧之宗。當自為世數。
張齊賢曰。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
為昭。子為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乃定同位異坐。

議廟制疏

楊守陳

往者欽蒙勅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
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
以為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僖祖三廟。
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
純皇帝為七廟。別為殿于仁祖之後。以奉三廟神
主。三歲一禘。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
祧。皆祧于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

古今議論卷之二十八
無悖禮臣議若此衆于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
與臣議同惟以明詔也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
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
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爲百
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
異之定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
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
世顓頊卽帝而絳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
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

其廟不遷漢及晉魏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
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
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寔號太祖趙
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
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
理以定名號也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
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
至中宗旣祧宣簡于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
祖及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于是太祖居第

一室矣。然至禘祫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于興聖廟，不預禘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于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禘祫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于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旣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董荼、王普之

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于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禘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于人心而無可議者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

古今論衡卷三十六
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帝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各尊至祫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卑也如祫禮儀矣今祧懿祖以

德祖爲始祖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書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今日若務遵古典則全當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

後人自當以德歸之太祖

茲論正大明白凡前代無異議者俱可不載中云
惟一朱熹爭之不勝其言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
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
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親為之。
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
當此之時。蓋以也。德歸于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
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
廟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于此有所不忍。而不
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

正則有不可誣者

卷三十八終

禮曹

白雲書庫

